

中國古版畫

任熊版畫

陳傳席 編著



任熊版畫

陳傳席 編著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任熊版畫 / 陳傳席編著, 一開封: 河南大學出版社, 2007.3

(中國古版畫叢書)

ISBN 978-7-81091-165-8

I . 任 ... II . 陳 ... III . 版畫—作品集—中國—古代 IV . J227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03) 第 125733 號

策劃	生生書房
特約編輯	張滿弓
責任編輯	靳宇峰
裝幀設計	張勝
責任印制	王慧

· 中國古版畫
任熊版畫
陳傳席 編著

出版發行 河南大學出版社

河南省開封市明倫街85號(475001)

發行電話 0378-2825001

制版 生生書房

印刷 河南第一新華印刷廠

版次 2007年3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開本印張 730 × 1055 1/16 16.25印張

印數 1-2000

定價 42.00圓

莽乾坤眼底何
 物歸笑側身及繫
 此心世事終無待此則
 踐何處勿試說家華金張
 許史到如今幾處還可惜鏡中
 少年原記公子憑虛先生布
 省遠慢忙顏立見少年原記
 金世意但慨然一醉然
 蘇子淮東天調十二時
 長任無何事



任熊自畫像

任熊及其木刻版畫四種

一 任熊的生平及藝術成就

任熊（一八二三——一八五七），字渭長，號湘浦，浙江蕭山人。早年家境貧寒，初從村塾先生學習，喜畫人像，因不能嚴守師規而被逐。後流浪街頭賣畫。道光二十九年（一八四八），二十六歲的任熊，在杭州結識周閑。周閑（一八二〇——一八七五），字存伯、小園，號范湖居士，浙江秀水（今嘉興）人，官新陽知縣。家富收藏，以古人佳畫居多。善畫花卉。工篆刻，能詩文，有《范湖草堂遺稿》存世。周閑對年輕的任熊大為欣賞，謂之「善畫，冠大江南北，亦能吟詩填詞，諸子百家，咸皆涉獵。性耿介，好奇有節，概不可一世」。《《范湖草堂遺稿·任處士傳》（卷一），下凡不注出處者皆出於此文）於是周閑乃留任熊居於其范湖草堂，「終日臨撫古人佳畫，略不勝，輒再易一幀，必勝乃已。夜亦秉燭，未嘗輟。故畫日益精。」任熊如是在周閑范湖草堂臨撫三年古人佳畫。周閑好客，在客人中多誦任熊姓名，故熊名氣日益盛。

道光三十年初，任熊還在杭州的范湖草堂中臨撫古畫。後周閑遊楚，並偕任熊，先往吳中，交結了

當時文化名人陳垣、黃鞠、楊韞華。又至京口（鎮江），遍遊金山、焦山和北固山。然後回到吳中，在吳中交結了余鏞、孫聘。再偕陳垣遊明州，明州在浙江寧波鄞縣東，距鎮海不遠。任熊曾在范湖草堂認識鎮海人姚燮，姚燮（一八〇五——一八六四），字梅伯，號復莊，又號大梅山民，道光十四年舉人，是當時著名的文學家，擅詩詞、駢文，工畫，尤擅畫墨梅。姚燮亦十分愛惜任熊，認為其才不可多得，於是姚燮邀任熊至其家中大梅山館，每日作畫吟詩。任熊在姚氏大梅山館，取姚氏詩句，畫了一百二十幅《大梅山館詩意圖冊》（現藏故宮博物院），從道光三十年十一月前後直至咸豐元年正月十五，完成了這套傑作，任熊在冊後題：『橐筆明州，下榻姚氏大梅山館，與主人復莊訂金石交。余愛復莊詩與復莊之愛余畫，若水乳之交融也。暇時復莊自摘其句，屬予爲之圖，燈下構稿，晨起賦色，閱二月餘，得百有二十葉。其工拙且不必計，一時品辭論藝之樂，若萬金莫能易也。筆墨因緣，或以斯爲千古券耶。咸豐紀元上元之日，蕭山任熊自跋。』從跋中可以看到任熊這段時間生活之充實和情趣之高昂。任熊又在姚氏大梅山館中作畫一年。

咸豐元年冬，周閑自楚還，任熊再回范湖草堂。明年，又遊吳，至滬瀆，某巨商欲以千金交結任熊，任熊不樂，拒之而去，居於蘇州華陽道院，與余鏞、黃鞠、楊韞華、韋光猷、孫聘、齊學裘結書畫之社。六月，周閑後至，同遊靈岩寺、虎阜等名勝，吳人持金幣欲購任熊畫者甚衆。至年底，二人才回到范湖草堂。

咸豐二年（一八五二），任熊三十歲，尚未娶妻。適山西汾州府介休縣名士劉文起，乃名公之孫，有倚相才，下筆萬言立就，性孤傲，獨奇周閑，千里貽書締交，並攜女至吳中，後來劉文起死，孤女留

吳中，黃鞠爲任熊作媒，聘劉文起之女爲妻。周閑喜曰：「故人有佳婿矣。」次年，任熊來吳娶劉女歸蕭山老家，後又杜門作畫。咸豐三年子任預出生。任預後來也成著名畫家。

咸豐三年三月十九日，太平軍攻破南京城，二十日定南京爲首都，改名天京。三月三十一日攻鎮江，繼之攻佔揚州、瓜州、浦口等重鎮，並開始北伐。清廷驚慌，派欽差大臣向榮在南京城外孝陵衛建江南大營，又命欽差大臣琦善在揚州建江北大營，圍困天京。咸豐四年二月，曾國藩率湘軍攻擊太平軍。周閑《任處士傳》記：「粵逆南陷潤川（今鎮江），北據瓜步（今江蘇六合）。周閑從樓船諸軍扼京口，馳書一相招。」周閑是以八軍營助剿太平軍，立功授官的。他當時也馳書招任熊去建立功業。丁文蔚爲《列僊酒牌》重刻本序曰：「存伯名閑，秀水人，滄濱之戰，斬首五百級，論功拜即官。」可知周閑一直是鎮壓太平軍的人物。同序中又曰：「咸豐壬子，渭長客江南……逾年將贅焉，歲單還里，僅匝月，金陵告警，羽檄紛佈，居者驚走，公壽（黃鞠）亟寓書招之，合卺於婦家，絮以歸。渭長之在吳也，聞粵酋變，日與周子存伯論兵，有請纓志。」可見任熊也是有志幹一番大事業的。而且任熊還「上書議策治安，中懷快快」。周閑馳書招他同去鎮壓太平軍，他也就去了。據《蕭山縣誌稿》記：「咸豐初年，以嘉興周閑薦入向忠武公榮金陵戎幕，爲繪地圖。」「向忠武公榮」即前面說到的清廷欽差大臣向榮，在南京城外建「江南大營」者。「江南大營」建於咸豐三年（一八五三）三月，咸豐六年四月，太平軍擊潰清軍「江北大營」後，於六月又擊潰「江南大營」，向榮逃到丹陽喪命。任熊是咸豐三年後期至咸豐五年夏之前在向榮的清軍大營中繪製地圖的。因爲「乙卯（咸豐五年）夏偕陳垣重遊焦山，總帥周公士法、副帥雷公以誠咸器重之，待以上客」。然後任熊又爲周閑作范湖草堂長卷二丈，「稱傑構」。

「九月杪還吳」，又與「黃鞠、余鏞、孫聃諸人遊，十二月歸，又杜門者一載。」

當任熊聽到他投靠的清軍江南大營頭領向榮被太平軍擊敗並斃命後，十分憤怒，而又無可奈何。於是動手創作了《三十三劍俠圖》，後改名為《劍俠傳》，希望這些古劍俠大顯神通，盡行「誅鋤」太平軍。

這期間，任熊還畫了一幅《自畫像》，目光銳利，神情嚴峻，裸露右肩，有頂天立地之勢。自題：

「莽乾坤，眼前何物？翻笑側身長系。覺甚事，紛紛攀倚，此則談何容易。試說豪華，金、張、許、史，到如今能幾？還可惜，鏡換青好女，塵掩白頭，一樣奔馳無計。更誤人，可憐青史，一字何曾輕記。公子憑虛，先生希有，總難為知己。且放歌起舞，當途慢慢頽今。算少年，原非是想，聊寫古來陳例。誰是愚蒙，誰為賢哲，我也全無意。但恍然一瞬，茫茫淼無涯矣。右調十二時，渭長任熊倚聲。」

從詞的內容看來，當是他欲幹一番大事業，而未能成功後的感慨。從詞中「鏡換青好女，塵掩白頭」看來，他此時身體狀況已不佳。

咸豐七年（一八五七）初，任熊生病。八月，周閑過蕭山，約遊天臺山，任熊病重未能成行。九月，周閑自天臺山還，任熊帶病與之夜談，二人又扁舟載酒泛湖遊山。周閑走後，任熊病情加重，於十月初七卒於蕭山家中，年僅三十五歲。

任熊是古今少有的天才型畫家之一。他擅長人物肖像、花鳥，也作山水，主要師法陳洪綬。陳洪綬雖是浙江諸暨人，但自四歲就在蕭山生活，也在蕭山結婚成家，蕭山必有陳洪綬很多畫，而且陳洪綬的畫一直主要銷在杭州、蕭山等地，在那裏影響最大，任熊的畫受其影響是當然的事。但任熊並不是僅僅

繼承陳洪綬一人，他在范湖草堂臨撫古畫，凡古人佳作，無不臨撫。從他畫上自題看，有學「揚州八怪」的，有學八大山人的，有學徐渭的。但從畫迹看，以學陳洪綬為主要基礎，山水又多吸收藍瑛等武林畫派，花鳥則又多吸收「揚州八怪」中李鱣、金農、華岳、李方膺等，但他都作了變化，充實自己的感受在其中。他在三十歲後，有一批畫和趙之謙、胡公壽、虛谷相類，趙之謙（一八二九——一八九四）比他年輕，虛谷（一八二三——一八九五），胡公壽（一八二三——一八八六），是任熊吸收他們的呢？還是他們從任熊的偶然畫風中開發下去的呢？還需再研究。但從任熊的題詞中看，他的書法有的明顯師法何紹基，有的明顯師法金農，有的師法吳熙載，有的師法陳洪綬，甚至有的師法李復堂。他的吸收能力十分強，當然，創作能力也十分強，這是天才人物的特點。

任熊的很多畫，構圖十分奇特，境界奇特優美，這也是很多畫家所不能及的。任熊的畫雖然風格多樣，但其突出風格者，形象古樸、圓潤、富裝飾趣味，並有誇張，但他誇張得更美。其線條清緊圓勁，衣褶鐵畫銀鉤，色彩古雅沈著，皆有晉唐遺風。在當時就有巨大的影響。

任熊和他的弟弟任薰、兒子任預，以及學生任頤（伯年）並稱「四任」，「四任」中雖然後來任頤名氣更大，但實際功力並沒有超過任熊。而且任頤很多畫也都是學任熊的。總之「四任」中以任熊水平最高，功力最深。任熊又和朱熊（一八〇一——一八六四），張熊（一八〇三——一八八六）並稱為「滬上三熊」，朱熊、張熊比任熊年長又早於任熊在上海賣畫，在任熊成名前已有名氣，但實際成就也遠遠不及任熊。

我認為明清繪畫遠遠不及宋元。黃賓虹說明末清初的繪畫大可媲美宋元。但這也只有那一小段時間

繪畫成就較高，還僅是「媲美宋元」而不能超越宋元。但明清時的版畫作品卻大大超過了宋元。

就山水畫而論，北宋之前的山水畫，具有北方特色的山水畫，其氣象崇高、雄偉、闊大，如范寬《溪山行旅圖》、王希孟《千里江山圖》、院畫《江山秋色圖》、李唐《萬壑松風圖》以及關仝、李成等人的傳世作品都說明了這一點。明清山水畫比較有特色的就是畫江南園林式，但皆出於寫實，如沈周《東莊圖》，文徵明《真賞齋圖》、《拙政園圖》等，甚至元代的倪雲林畫的太湖風光、黃公望《富春山居圖》等，雖筆墨變化有加，但形式仍出於寫實。而明清版畫中的山水園林，有的也出於自然風光，卻都經過畫家取捨剪裁，加以想像變化，境界美於自然中的景致。木刻畫要求畫家考慮刻工的佳處，於是會省略很多皴染筆墨，加強線條美感，使筆墨更簡練潔淨。且須言簡意賅，即以少量線條，表現更繁雜的內容，這就不斷促使畫家在用筆上甚至造型上加以變化，刻出來的效果則更不全同於傳統山水畫的皴擦點染效果，所以給人耳目一新的感受。

人物畫也如此，而且人物版畫還增加了「古意」。因為古代人物畫主要用線條表示，色彩極淡雅，張彥遠謂之「迹簡意澹而雅正。」又謂：「今之畫人，粗善寫貌，得其形似，則無其氣韻，具其彩色，則失其筆法，豈曰畫也。」而明清的人物版畫，則真正是得其筆法而不計色彩，得其氣韻則似在其間也。更是「迹簡意澹而雅正」。

明清的刻書業大發展，很多書中需要插圖，這些都以版畫形式出現，獨立的版畫和各種畫譜也出現很多，所以版畫大發展，大大超越前代。在明清衆多的版畫作品中，以明末清初陳洪綬的《博古葉子》、《水滸葉子》、《九歌圖》以及蕭雲從的《太平山水詩畫》、《離騷圖》最爲出色。而清後期，則又有

任熊異軍突起，在繼承陳洪綬、蕭雲從版畫傳統基礎上，又加以發展變化，其成就有過之無不及，陳、蕭的線條高古，任熊基本繼承下來，但任熊畫的人物動態更美，姿式變化更多，神情更生動，構圖更簡練奇特。陳洪綬是天才畫家，蕭雲從是天才版畫家，而任熊的版畫天才更多。陳、蕭的版畫是清初並峙的雙峰，當時無人超越。任熊的版畫則是清後期的最高峰，而且一峰獨秀，他人不能超越。陳洪綬、蕭雲從、任熊可說是中國古代版畫史上三大家，代表中國古代版畫的最高成就。

二 任熊的四套版畫作品

在任熊的創作中，最有成就最能體現出他的特色的，乃是他的四套版畫作品《高士傳》、《列僊酒牌》、《於越先賢傳》、《劍俠傳》。

(一) 關於《高士傳》。

《高士傳》內容出於皇甫謐（二一五——二八二）。皇甫謐字士安，幼名靜，自號元晏先生，安定朝那人，漢晉間著名作家、醫學家，一生不願爲官，晉武帝時，屢徵不就，著書《高士傳》、《列女傳》、《逸士傳》、《帝王世紀》以及我國最早的針灸專著《針灸甲乙經》。其中《高士傳》據《四庫提要》云：「南宋李石續《博物志》曰：『劉向傳列僊七十二人，皇甫謐傳高士亦七十二人。知謐書本數僅七十二人。此本所載乃多至九十六人。然僅《太平御覽》五百六卷至一百九卷全收此書，凡七十一人。其七十人與此本相同。又東郭先生一人，此本無，而《御覽》有合之得七十一人，與李石所言之數僅佚其

一耳……」

皇甫謐撰《高士傳》，在《晉書》本傳中即有記載。但現存四庫本中《高士傳》是不是皇甫謐原著尚成問題。因南宋時《高士傳》僅七十二人，《太平御覽》中所收僅七十一人。而現傳《高士傳》分上、中、下三卷，計九十六人。可能是後人補加。皇甫謐序云：「謐采古今八代之士，身不屈於王公，名不耗於終始，自堯至魏凡九十餘人，雖執節若夷齊，去就若兩龔，皆不錄也。」此或後人改纂。

任熊畫《高士傳》，即據皇甫謐《高士傳》而創作。但任熊僅畫上卷二十六人，原書第一人「被衣」、第二十七人「顏回」未畫，中、下卷人物皆未畫。

本書刊載的是第一次刻本，前有任熊族叔任淇題款曰：「高士傳，渭長畫像，任淇題。」任熊畫《高士傳》後多次翻刻，據光緒丙戌（十二年，一八八六）八月翻刻本，前刻有皇甫謐序、咸豐七年序、光緒三年序，其序以草書、漆書等寫成。咸豐七年王齡（即王錫齡）序云：「……渭長繪劍俠象（像）既畢，復繪是傳，僅止上卷廿六人。缺被衣，顏子兩圖。」因任熊病故，「中下卷遂廢，不能補。世亦無有能補者，不得已並付容莊梓之。以故，中下卷僅有傳無象（像）。」又云：「渭長以高才畸行不偶世好……然與予善。」「予於渭長所畫得最多，茲圖其一也。」「圖雖不全，然正不以其全也。噫，予因以悲渭長而念古今人凡瑰意畸行矯世拔俗者之不遇，俱若是焉而矣。」落款「咸豐七年歲次丁巳山春蕭山王齡嘯篁甫識於養和堂。」

咸豐七年十月七日，任熊去世，是以其圖未畫完，王氏得此圖，當年便付「容莊梓之」。容莊是刻工蔡照初之字或號。蔡照初是當時刻書刻畫名手。他刻任熊所畫二十六人。這是第一版。

光緒三年六月，長洲（即蘇州）沙家英刻本前序云：『渭長先生圖皇甫謐《高士傳》像，咸豐中蕭山王氏所刻。今年春，吾友張君牧九得之滬上，以示余，余曰：「此先生晚年筆也。余向見之而不能得，今乃在子手乎。子其寶之。」牧九因付手民稍補其缺落，裝印成冊。將以行世，而屬余序之。』由是知之，任熊這套《高士傳》被張牧九購去，又請一位畫家補全，再次付梓。這次付梓的《高士傳》，人物齊全，但不全是任熊作品，且任熊畫的一部分也是翻刻的。沙家英序中還說：『癸丑、甲寅（一八五三——一八五四）間，先生來吳，余方習六法，因從受業，繼又隨至金、焦覽江山之勝。每當酒酣口熱，歡笑醉呼，則淋漓舒寫，窮極情態，而隨作隨輟，亦散亂不自收拾，余間得其一二，寶而藏之。不數年間，余還吳門，先生返里，尋病歸道山，余未四十也。』末云：『圖僅成上卷，復缺被衣、顏子，共二十六人。』可見，張牧九得到的任熊《高士傳》仍是二十六人。但他已請人補繪其「缺落」了。是否補全呢？尚不得知。

光緒丙戌（一八八六）秋八月，鴻城趙宗麟（按，「趙宗」下一字印刷不清，似「麟」字）又序之，末云：『昔皇甫謐作《高士傳》，而任君渭長爲之圖，特缺而未全。故特倩時下名手仿其筆意，補所未備，使成全璧云。』我現在看到的《高士傳》九十六圖，是皇甫謐《高士傳》中的全部人物。每圖上又補寫上《高士傳》文字內容，用草篆楷行隸書體抄寫。其人物畫筆法雖源於（或模仿）任熊，但人物精神狀態和筆墨功力皆遠遠不及。且任熊所畫部分，因翻刻底圖也經過後來的「名手」補添。當然，水平遠遠不及任熊的原圖。但因其全，流傳反而更廣。由是知任熊原版畫亦益顯珍貴。

本書刊載的《高士傳》，正是任熊原版畫。其構圖之簡潔高曠，人物生動傳神，線條圓勁舒緩、超

逸清疏，功力深厚，格調高古。陳洪綬之後，可謂最高峰，超邁絕倫，無人能與之比肩。在中國傳統的版畫史上，可謂最後的峰巔。

（二）關於《列僊酒牌》。

任熊創作的《高士圖》，內容根據皇甫謐的《高士傳》，比較單一。但他畫《列僊酒牌》，則不專據一書，其主要部分根據《列僊傳》、《神僊傳》、《搜神記》及古代各種傳說，有的還來自《史記》、《漢書》、《後漢書》等，極為淵博。且圖中題字，有的錄自唐詩，有的錄自《楚辭》，但大部分經他改編，亦有其自撰，益見其才華之高。今之畫家，有的稱為著名畫家，有的稱為大師，宗師，大宗師，權威，一代大師，著名大師，泰斗者，無一人能達到這位年輕畫家的文化水平。

現存《列僊傳》亦有多種版本。一九二六年，上海掃葉山房石印本《五朝小說大觀》中有《列僊傳》，漢劉向著，但內容太簡，如：「赤松子者，共帝時人也。」「黃帝者，號曰軒轅。」「僊女者，陳市上沽酒婦人也。」一共二小頁紙。《四庫全書》本《列僊傳》較全，還有明《正統道藏》本《列僊傳》更佳。

劉向（公元前七七——公元前八），字子政，西漢沛郡豐（今江蘇徐州豐縣）人，漢宗室楚王後裔，漢代著名經學家、目錄學家和文學家，著有《五經通義》（已佚）、《新序》、《說苑》、《洪範五行傳》、《列女傳》、《列僊傳》。晉葛洪《神僊傳序》云：「予著內篇，論神僊之事。凡二十卷。弟子滕升問曰：「先生云：僊化可得，不死可學，古之得僊者，豈有其人乎？」予答曰：秦大夫阮倉所記有數百人。劉向所撰，又七十餘人……」是知劉向可能著過《列僊傳》，因劉向亦好神僊。但史書所載，

劉向有《新序》、《說苑》、《世說》、《列女傳圖頌》，並無《列僊傳》之名。也可能是漢晉時人據劉向好神僊之因僞託之。現存《列僊傳》有很多版本，內容不盡相同，文字更有異。就語言文字氣息看，亦非魏晉人僞託之作，文字之鄙俚更似後人。但內容都多少有點根據。

任熊所作《列僊酒牌》，肯定讀過《列僊傳》，但內容並不完全取自《列僊傳》。

《神僊傳》是晉葛洪著作，葛洪（二八四——三六四），字稚川，號抱朴子，東晉時丹陽句容（今江蘇句容）人。博學多才，尤好神僊導引之法。後聞交趾出丹砂，求為句漏令，攜家人同行，留於廣東，於羅浮山煉丹而終，著作有《抱朴子》內篇二十卷。

現存《神僊傳》版本也多，掃葉山房石印本《神僊傳》也十分簡單，如：「廣成子者，古之僊人也，居空同，黃帝造焉。」「黃初平者，丹溪人也。金華牧羊者。」《四庫全書》本較全，但《四庫全書》本《神僊傳》，內容且不論，文字之俚俗更甚於《列僊傳》。也肯定不是葛洪原作。

《搜神記》是東晉新蔡（今河南新蔡）人干寶所著。《搜神後記》則是後人僞託之作。此不多作介紹。

如前所述，任熊繪《列僊酒牌》，並不全是取自《列僊傳》、《神僊傳》和《搜神記》，可見他知識之廣，博聞強記。有的內容似取自某書，但題字內容和所畫之情節，又取自另一書。例如「東方朔」一幅，《列僊傳》上有東方朔，只說他「武帝時，上書說便宜，拜為郎。」「作深淺顯默之行……」「至宣帝初，棄郎以避亂世……後見於會稽，賣藥五湖。智者疑其歲星精也。」但任熊畫中卻畫東方朔作拔劍狀，題字：「東方朔，拔劍割肉，壹何壯也。」內容和《列僊傳》完全無關。原來這段內容出自《漢

書》卷六十五《東方朔傳》，原文是『……拔劍割肉，壹何壯也。』可見任熊讀書之多。把《漢書·東方朔傳》讀完，才能瞭解東方朔拔劍的內容。但研究家若僅根據《列僊傳》，就不可解了。

前有署名「子嶠」的序，云：「渭長仿章侯葉子格，畫列僊，書酒數繹事迹……蔡氏子照初削黎板手鐫。」又云：「蔡子擅刻畫金石，論者方新安黃君倩。甲寅二月格成，拓百十帙。」可知《列僊酒牌》初版刻工是「蔡照初」。「蔡照初」字或號曰容莊，也是當時著名刻工，說他可比（方）新安黃君倩，黃君倩一作黃君倩，是新安刻書業中極負盛名的刻工，也是全國最富盛名的刻工，徽州虬村人，明萬曆、天啓間，他與黃一彬等刻印彩色筆情辭插圖而聞名。「甲寅二月格式」，即咸豐四年（一八五四）二月，任熊三十二歲時。

《列僊酒牌》後也多次翻刻，坊間翻刻《高士傳》同時，也翻刻《列僊酒牌》，但改牌形式為欣賞畫書形式。畫四周邊框線沒有了，圖版加寬，圖也仿照任熊畫的形式重新繪製，其實已不是任熊原畫。但增加了序。其中丁文蔚（字藍水，當時名士，和任熊、趙之謙交往頗多。任熊於丙辰「一八五六」四月為丁文蔚畫過像，伊念曾題「藍水能軍三十歲小影。」）於大碧山館加序云：「咸豐壬子（一八五二）渭長客江南……逾年將贅焉，歲單還里，僅匝月，金陵告警，羽檄紛布，居者警走，公壽亟寓書招之，合盃於婦家，絮以歸。渭長之在吳也，聞粵貞變，日與周子存論兵，有請纓志。時吳人懷白金丐絹素者接踵，至是家居鬻畫，稍足給米鹽以供高堂蓄妻孥，繪事日益工……夫江淮之民流離瑣尾，將軍希陳破虜，師出之偉，渭長歸途胥睹且聞猥羈並血身域鄉曲復不穿，上書議策治安，中懷鞅鞅，暇則戲為列僊葉子格。蔡君容莊鐫梨如方策狀，得四十有八版。」（按，此序有很多有價值的史料，可惜印刷模糊，

很多字無法辨認）可知，任熊在壬子、癸丑年，賣畫較多，生活也較富足。其時戰事延緊，他在論兵同時又創作了這套《列僊酒牌》，時在咸豐三年（一八五三）至咸豐四年甲寅初，因為甲寅二月，就刻成了。任熊族叔任淇序也說：「歲在甲寅孟春吉日，族子渭長……出《列僊葉子》以修觴……」『甲寅孟春』任熊手中已有刻成的《列僊葉子》，且在酒宴上使用了。

列僊四十八人，是任熊三十一歲時完成。初版印四十本，因影響巨大，傳至海外，日本人來到中國，把原版買走了。後來需要的人多，只好再翻刻。後世翻刻也是四十八人，並無增補。但卻改動了，而且畫上文字也都另外題寫，非任熊原題，其流傳之廣超過任熊畫的《列僊酒牌》原刻本。但其藝術水平大不及。本書印行所據，乃是甲寅二月蔡照初（容莊）初刻本，是據任熊原作上板，研究任熊和他的藝術，只能根據這個本子。其他翻刻本，雖然也不錯，比今天的畫家水平高得多，但和任熊原作相比，真是天地之別。但後世翻刻本中，附有一些序跋之類文字資料，對研究家也有一定價值。

（三）關於《於越先賢傳》。

《於越先賢傳》又叫《於越先賢像傳贊》。「越」不等於「於」。「於越」的「於」如果是助詞無義，「於越」即「越」，也講得通。但這裏的「於」也不是助詞。因為古代的「越國」，也叫「於越國」，最早就叫「於越」，後簡稱「越」，如人姓，始祖乃夏之少康庶子無余。封於會稽。春秋時越王勾踐臥薪嘗膽，滅吳稱霸，戰國時又為楚所滅。簡單說，「於越」是古國名，即今之浙江以紹興為中心的地區。任熊家鄉在蕭山，蕭山離紹興不遠，所以，「於越」也就是他的家鄉故地。

『於越先賢像傳贊』，就是畫於越先賢像，又加上讚語。這裏有像而無贊。其實是有二『贊』的，